



脸谱

# 父亲,那一片苍莽

王红波

印象中的父亲话很少,可以用寡言来形容。从我记事起,他从没动过我一根手指头,即使我做了逆天之事。但,我很怕他。

父亲读到小学二年级,便到甘肃天水给雇主当了放羊娃。有一年冬天,大雪漫天,寒风刺骨,父亲穿着单衣,打着赤脚,在四面透风的羊圈里干着活。现在看来,这是一个12岁的孩子不该干的。父亲快冻死了,爷爷听说后,把他领了回来。

长到14岁,父亲便跟几个同乡出去学建筑手艺。他学的是木匠。就这样,父亲几十年如一日,跟着领头的那个老板,干到了68岁。

有一年,我问父亲:“您一辈子跟一个人跟到底,咋想的啊?人家其他人把手艺学成,走的走,就您留了下来。”父亲说:“一件事干顺了,就不想挪窝了;再说,老板对我也不错。”

老板的事业越做越大,父亲也一路干到了项目主管。他为老板鞍前马后,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工,当然也养育了我们这个家。

一直以来,我感觉父亲不管我和弟弟冷暖,学习也很少过问。或许,他认为这些事有妈妈撑着就足够了。

我读高二时,有一段时间,身体很不好,一到冬天咳个不停。当时父亲就在县一中旁边工地上负责一个项目。记得父亲带我跑了好多家医院,找了好几个老中医。最后医生开了汤药,父亲每天把药按时熬好,送到教室,坚持了一个多月,把我的病治好了。

我读中学时,每到暑假,父亲会问我,要不要去他工地锻炼锻炼。正好没啥事,我约上几个要好的伙伴,到父亲工地当起了小工。搬砖、拉水泥、打混凝土,几个小伙伴干得很欢,因为觉得有趣。

时间一长,我们便叫苦连天,坚持不下去了。这时候,父亲会凑上来说句:“还是读书好吧!”如今,我仔细想想,当年和我一起 在父亲工地打暑假工的几个发小,全都考上了大学,有的现在还当上企业老板。

我时常仰望父亲。他总是一副很淡定的样子,不像妈妈,动不动就咆哮、吼叫。但岁月的尖刀在他额头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深深地划着、刻着。

是啊!我已中年,他岂能不老?转业时,选择安置去向,我征求父亲意见。父亲说:“回老家还是留在福建泉州,你自己定,无论做出什么选择,家里都支持你。”

生命的机器终有停下来歇一歇的那一天。父亲68岁那年,由于老板休业,他离开了岗位。那晚,老板频频给他敬酒,患难之情在觥筹交错间静静地流淌。

后来,老板给父亲一笔不菲的“安家费”,并帮他买了养老保险。因为,一生的追逐实在不易,尤其是在公司风雨飘摇时,父亲仍然不离不弃。

掐指算来,父亲从14岁起,跟随老板整整54年。黄昏时分,远眺山峦,主峰若隐若现,即使狂风大作,大雨漫天,依然耸立,沉静而自若。这时,我突然想起了父亲,静默、苍莽。



亲情

# 斜风细雨思母归

蔡安阳

近日,再度翻开史铁生的文字,那棵在他笔下摇曳生姿的合欢树,裹挟着对母亲绵延无尽的思念,瞬间撞进我的心房,惹得眼眶悄然湿润。“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合欢树斑驳灵动的光影,宛如一把钥匙,打开了我记忆深处最沉痛的闸门——我与母亲的那场离别。

时光模糊了离别的具体时刻,总觉得母亲仍在身边,可当我张口欲语,却再也寻不见那熟悉的身影。我的心,自此踏上了一场漂泊无依的旅程。为了追寻母亲的踪迹,我毅然踏上回乡的路。

双脚刚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层层叠叠的红土埔,郁郁葱葱的树林,便如老友般映入眼帘。儿时的记忆瞬间被唤醒,如同一群灵动的精灵,纷纷涌入脑海。

我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农村女性。她温婉贤淑,举手投足间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她勤劳善良,用自己的双手,为家人撑起了一片温暖的天空。母亲的笑容,恰似冬日暖阳,总能驱散生活中的阴霾,让人真切感受到生命的美好。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母亲的身影总是忙碌的。小时候,母亲总是在黎明破晓前悄然起身,为家人准备早餐,随后奔赴田间劳作;“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待夜晚降临,我们兄妹早已进入梦乡,她仍借着昏黄的灯光,为我们缝补衣裳。那“嗒嗒”的针线声,仿佛是一首轻柔的摇篮曲,伴我入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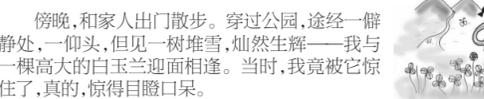
母亲热爱烹饪,厨艺更是得到了外婆的真传。每逢家中来客,或是逢年过节,厨房便是母亲的舞台。她熟练地挥动着锅铲,不一会儿,一桌丰盛的佳肴便摆满了餐桌。那时,我总会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母亲身后,在厨房中穿梭。有时,我会不小心成为母亲的“绊脚石”,但她从不生气,只是微笑着摸摸我的头,轻声说:“乖孩子,去旁边玩,妈妈给你留最大的鱼丸。”母亲的话语,如同魔法一般,让我乖乖地坐在台阶上,眼巴巴地望着锅中腾起的热气。

母亲虽然没接受过多少教育,却充满智慧。她用质朴的话语,教会我做人的道理:“做人要善良,要懂得感恩。”“遇到困难别放弃,生活总会有希望。”这些简单却深刻的话语,如同一股清泉,滋养着我的心田,指引我如何去爱,如何面对生活的挫折。

然而,岁月无情。在母亲还来得及好好孝顺母亲时,她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与母亲别离的那一刻,我的世界仿佛崩塌了,心中满是无尽的悲痛与悔恨。“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我悔恨自己没能多陪陪她,没能多关心她的身体,没能让她享受更多的幸福。

如今,我常常怀念与母亲共度的时光;怀念她在床边的悉心照料,怀念她喂我吃鱼丸时的温柔模样,怀念她带我去田间劳作的日子……那些曾经看似平凡的瞬间,如今却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

母亲啊,你曾说过,离不开这片土地。那么,你是不是化作了田间的一缕微风,一丝细雨,默默地守护着我?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让我这颗漂泊的心找到归处。



花语

傍晚,和家人出门散步。穿过公园,途经一僻静处,一仰头,但见一树堆雪,灿然生辉——我与一棵高大的白玉兰迎面相逢。当时,我竟被它惊住了,真的,惊得目瞪口呆。

为了更好地看她,我扒开旁边的灌木,索性站到花树下。玉兰花朵晶莹剔透,整个儿被花枝高高地擎起,仰面向天,绝不低垂。花朵硕大饱满,未开的,似玉雕的仙桃;盛开的,如美人舞蹈时翻飞的玉掌。莹白的花树,沐浴在黄昏的余晖里,圣洁而静谧。微风轻拂,花瓣微微颤动,仿佛在与夕阳低语。远处的鸟鸣声隐约传来,为这静谧添了一份生动。

然而,月光下的白玉兰,比白昼更美。日落月升,时序更替,当我再次看见它时,却是夜色朦胧,玉兰树雪润的花朵,带着一点儿黄晕,是一盏盏小灯笼,足以照亮它自己,照亮它身边的世界。看花



报春(国画) 杨新榕



菜谱

# 撻菜

苏水梅

春夏之交,邻居家菜园子里的菜大多长势喜人。我常常收到去“撻菜”的邀约。

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身边的几位好朋友喜欢把“撻”字挂在嘴边。去菜园里摘菜,叫“撻点菜”;去商店买东西,叫“撻点东西回家”。我特地查了字典,“撻”字的第一个意思同“撻”,比如撻袖子和撻树叶。很显然,好朋友们嘴里说的“撻菜”是第一个意思,“撻点菜回家”。

朋友甲的房子是租的,用来为孩子们辅导木工、陶艺、雕刻等技能。院子里的空地被带孩子来上补习班的家长们开垦出来种菜、种果树,我还曾落笔写下一篇文章《近邻那片菜园》。只是家长们有时忙碌,管理上没有专人负责,菜园里的菜也就会出现青黄不接或者自生自灭的状况。今年仲春的一个午后,我心血来潮想去这个菜园里再撻些韭菜,房子的主人郑老师揶揄道:“苏老师,你不过来割韭菜,韭菜都不长了。”我“呵呵”自我检讨时,善解人意的女主人凤儿连忙补台:“倒是可以让苏老师撻一些豆子回去。”话音刚落,我直奔菜园子,三下五除二就撻到了七八两荷兰豆。

朋友乙买房子时,自然是看中门口的那块空地,果然被她家先生开辟成一片生意盎然的小菜园。菜畦修得整整齐齐,芹菜、高油菜、香菜、韭菜,一应俱全;芥菜、艾草、枸杞叶,树葡萄、木瓜树,高低错落,无论是从小区石道进入家中,还是坐在客厅里望向窗外,均是赏心悦目的感觉。女主人何姐待人热情,豪爽大方。每次有邻居去撻菜,她总是要讲解一下自己在卧房窗台下的一个精巧设计。一个不锈钢的收纳柜,里面整齐摆放着一包包蔬菜种子,以及装菜的塑料袋、剪刀、袋装有机肥等。等她用剪刀把片仔癀草或韭菜等成熟的茎叶剪下来后,就会到工具箱里拿出盛放菜品的大袋子。在金色阳光照射下的人和物,都显得格外生动。

朋友丁种的花和菜就更加琳琅满目了,围着院子内侧土地种的菜品有十多种。菜畦外面的院子铺上了好看的地砖,女主人许姐每天要用拖把拖两次地,所以无论任何时间去撻菜,院子里都是一尘不染的状态。对于邻居们而言,撻菜当然不是唯一的目的了,在许姐家的院子里一边享受春日日和煦,一边品尝才是惬意之事呢。女人们谈天说地,开心吃水果,许姐的爱人会根据蔬菜的成熟度,给各位客人准备“喝酵素水长大”的有机菜。有时候是小白菜加芹菜、香菜,有时候是茼蒿加韭菜。

撻菜的快乐是毋庸置疑的。也许我们无须时时困于“内卷”的漩涡,被绩效、算法和流量裹挟,而应当放慢脚步,对当下的急功近利和社交功利化趋势做一次温柔的抵抗。

# 遇见一树玉兰

李迎春

久了,人自会多情起来。想起一位叫大卫的诗人在《寂静的玉兰》中所写:“喜欢你在屋子里走动,环佩叮当,月光长出小脚丫,把自己踩疼……喜欢你轻轻地到来,丝绸把丝绸,缓缓铺开。”此时此刻,很想把这首诗念给它听,就在这银色的月光下。

花的努力,真让人心疼。白玉兰的花期很短,不过十来天。短暂的绽放背后是漫长的蓄力与等待。当绿叶凋尽,它们就开始了开花的心情。不知道它们用多大的耐力深深地隐藏着满腹的心事,藏了整整一个冬天,不动声色,甚至不愿露出一片叶子的端倪。在安静地等待中,它最早听到



酒

# 酒的江湖

一凡

前不久,很荣幸得到鲁智先生赠送的《鲁智之间》,并拜读了其中的《闽南拳曲声渐歇》。通篇读罢,掩卷沉思,真心佩服鲁先生的文学修养,佩服他的精彩语句和深刻体会,更佩服他的草根情结与怀旧情怀。想必他也是经典武侠小说的拥趸者,要不怎会有一幅幅生动的江湖厮杀画面争相袭来?而我也似乎正是个中主角好手,因为许多妙趣横生的情节都曾切肤经历。

我自认为酒很男人。有人说,酒是男人一生的朋友。因为酒,男人有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万丈豪情;也因为酒,男人才能在唐诗宋词里纵横千年;更因为酒,男人有了“铁肩勇挑道义”的责任担当。一百个男人,有一百种活法;而一百种生活,便有一百种美好。但我个人认为,生活再美好的男人,无酒终究是有缺陷的,甚至是遗憾的。酒是男人的诗——因为酒,男人多了“长安市上酒家眠”的恢宏洒脱,也多了“抽刀断水水更流”的侠骨柔情;酒是男人的翅膀——因为酒,男人有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的英雄气概,更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的豪气干云;酒是男人的远方——因为酒,男人多了“惟有饮者留其名”的超凡情怀,也多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惺惺惜惜;酒是男人的江湖——我喜欢金庸大侠在《天龙八部》豪言“剧饮千杯男儿事。杏子林中,商略平生意”,也欣赏古龙奇侠在《萧十一郎》感叹“为什么酒与忧愁总是分不开呢?酒已入愁肠,却没有泪。因为泪在心里,脸上只有笑容”。我说过,不是戒不了酒,而是自己戒不了朋友。我曾在一首赠别诗中写道:“待到江湖传说尽,与君相忘亦不迟。”那种离开江湖多年而江湖尚有传说的境界总是让很多人景仰,尤其是男人更甚。

酒令,很武侠。它是一种精气,因为充盈在侠义上,侠之者才能永远活在有血性的人们心里。鲁先生描写的拳曲是闽南酒文化的精髓,大家在感叹后继无人的同时,我想闽南拳曲岂可歇?也许今后会作为一种地方文明甚至非遗加以传播。这种传承需要有一个酒的江湖。因为闽南拳曲看似简单,却是一门极其深邃、精微的草根文化,就像藏于民间的一本武林秘籍,要练成绝世高手,还需要智慧、毅力、经验、时机,甚至需要参禅悟道方能达到巅峰,而酒作为特殊的文化载体可以把闽南人爱拼的血性底色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闽南人看来,无酒不成席,无拳不尽兴。划拳不仅能营造酒席氛围,同时也是斗智斗勇的江湖。窃自以为,一个真正称得上拳界高手的,不仅要有灵活多样的拳路,有快速敏捷的思维,有流行说唱的乐趣,有概率精算的智慧,还要有千杯不醉的酒量,而且要有古龙笔下武林高手那样耐得住寂寞的低调而豁达,就像手握无情剑的多情剑客李寻欢,拥有惊世骇俗的绝顶功夫而归隐关外多年。因为,人一旦出名,慕名而来想通过挑战而出名的侠客自然不在少数。我跟几个老友一起在酒的国度里摸爬滚打多年,曾经在一定范围内也享有侠名。那时候,恰英雄年少,我们一群小年轻动不动就想要把人废了,时常会有刀光一闪、一剑封喉的绝杀表演,那种速度与激情的快感总能让人感到酣畅淋漓。当然,快意恩仇后也树敌无数,曾经有人用古龙式的话评价我们“没有人可以说出他出手有多快,因为见过他出手的人都倒下了”,由此可见一斑。

印象最深的是多年前参加的一次返亲宴,我最后一次当伴郎团赴战,论剑地点是在一个半岛的海丝风情小镇。当时场面着实让老江湖们大吃一惊,因为会唱曲给大家听的只有我跟一个泉州好友,而对方足足有上百个好手在摩拳擦掌,一个个目眦尽露,瞳孔猛然收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越来越凌厉的杀气。战火一触即燃。主人派一群彪形大汉立马横刀“盛情”下战书,其浩大的声势如同武林联盟围攻光明顶。我们唯有惶恐迎战,只能见招拆招,因为当时被困的时局迫在眼前不容细想,可以说你出手如果慢了一秒就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了。还好,我一人抱袍挂帅单刀赴会,虽非弹无虚发,却也剑气四射,拳风逼人。几轮鏖战下来,我使出毕生所学,终于把他们一一斩于马下,众人摇旗欢呼刺激、过瘾。后来,倒酒的伴郎断定战局可以“赚吃”,赌注酒越下越大,输掉半壁江山的人“敌人”也很随意很斯文,本来应该入乡随俗的“禁五”规则也主随客便。我发起一波又一波的车轮战、机动战、斩首战,都没能让他们得逞,对手全都落败且潇洒绝尘而去。主人亲朋好友“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斗志与自信,随着我们的“承让”和击掌声而灰飞烟灭。回家路上,坐山观虎斗的新郎官给我发短信:“给力,长脸。”古龙在《萧十一郎》中说:“只有真正醉过的人,才能了解这种感觉。”那晚我没喝酒,但是醉了,是心醉,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留有故事的成绩,也是我酒国人生的拳曲收官之战。

苏轼云:“人生如梦,一江还酹江月。”我现在笃定以为,什么样的男人喝什么样的酒,什么样的年纪喝啥样场面的酒。而男人只有到了40多岁喝的酒,才是真正的喝酒。到了这个年纪,铅华已经洗尽,锐气早已磨平。因为此刻的男人阅尽人间风花雪月,已经懂得借酒梳理思绪,懂得用酒整理人生,因为这时候这样的男人,轻啜一口,可赏人间清冽;慢品一壶,便知尘世浮沉。

此时看得人心里的热流涌动,说不出的感动与敬畏——唯有破釜沉舟的勇气,才能如此热烈地绽放。

我工作的单位,曾有一株樱花树,也是这么个开法。春来开,开得不管不顾,花朵与花朵之间几乎不留一点儿缝隙。许是拼尽了全力,这棵樱花树花谢不久后就忽然蔫了,新发的叶子也渐渐掉光了,很快,它枯萎了……每每路过那棵枯树,总不忍直视,目光有意无意之。再后来,园林工人把它挖走了,原处栽上了一棵香樟。

有人说,花开是不需要观众的。它只是遵循着生命的节奏,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完成一次盛大的绽放。可我却希望,它能稍稍收敛一些,留一点余地,好让我在未来的春天里,仍能与之重逢,然而,玉兰似乎并不在意,它依旧开得热烈,仿佛在告诉我:生命的真谛,不在于长久,而在于无悔。



诗情

# 相思树

合一

起风了,有树和叶子同时起舞  
 树上有细叶,扁舟在春日里荡漾  
 我们寻思着,走到了园坂村  
 蔡其娇,大海的子民  
 我们在墓前敬献了菊花  
 有白色的、黄色的,还有绿色苍蒲

警告偷花贼的可爱诗人  
 四周有相思树长伴  
 春天,清明,相思树还未开花

我知道,相思树是会开出一簇簇黄色的小花  
 诗人,或许也是内心永远翻滚着小火花的声音

簇拥着人世,自然、美好  
 在五月里回荡“少女万岁”的小花  
 我知道,是诗人对诗歌的相思

# 晨光(外一首)

芷茵

愿所有逝去的  
 都活在万物生长的缝隙里

如果来生化为一株草  
 请向我倾倒  
 愿你是一粒种子  
 愿你茁壮生长  
 如果是一阵风  
 经过时  
 多停留一会儿,好吗

花影无止境地流动  
 拉远了漫长的思念  
 谁又轻拨琴弦  
 谁成为曲中人  
 谁在梦中不愿醒来

当爱化作晨光的一部分  
 离别只是光的另一种形状

# 落樱

簌簌飘落的花瓣  
 覆盖你,像一场柔软的雪

怎能忘记你明亮如晨露的眼眸  
 那时你静守在树下  
 等我归家,等风起  
 等一场又一场的告别预演

当你开始轻轻抖落薄薄的雨  
 我们学会缓缓前行  
 学会任时光慢慢变旧  
 而你依然微笑  
 像一朵低垂的花,在暮色里  
 温柔地、安静地燃烧

风拂过脸颊的清爽  
 掠过枝头的微颤  
 是你吗

倘若你是一朵樱花  
 就落在我的肩头吧  
 像往昔那样,轻轻地触碰  
 像我的影子一样

# 清明雨(外一首)

蔡冬菊

石径在脚下碎成波浪  
 我们练习多年  
 仍走不稳这段归途  
 檀香升起时  
 橱窗里的母亲  
 正整理她缩小的疆域  
 ——石像安静  
 压住所有辗转的可能  
 灰蝶驮着锡箔飞行  
 我们练习多年  
 仍折不好通往云端的船  
 风突然低语  
 松针就落满台阶  
 这是你新学的暗语吗  
 清明在眼中  
 渐渐结晶  
 我们练习多年  
 仍接不住  
 那场蓄谋已久的雨

# 春之脉动

乒乓声在长椅间弹跳  
 把阳光震成碎金——  
 一个午后  
 绿意沿着跑道疯长  
 穿花裙的小女孩拽着两只狗  
 一只在撒欢,另一只  
 把尾巴翘成喇叭的旗  
 慢跑者甩下汗珠追赶风  
 轮椅旁,男人数着云朵的棉絮  
 戴口罩的女人把春天  
 折进购物袋的褶皱里  
 当她转身时,炮仗花突然  
 炸开一墙火红的钟声